花潮

一路到西南

师师

夕阳里，绿汁镇。解放牌大卡车总算停了，敞篷车厢中密密麻麻的人，开始踩着车轮下去。记不清车开了多久，6岁的周明新，被妈妈刘庆元从车厢里抱起，递给先下车的父亲周传达。冬月的风，穿过绿汁江面吹来，有些许冰凉，但能够踏上坚实的土地，周明新的胃总算安稳下来，不再翻江倒海。他抬眼看向四周，群山环绕，小小的年纪，实在不能理解父母为什么要搬家，更不知道，他和弟弟们来到的地方，未来会成为生命里的故乡。

大西南的滇中，绿汁江流域，保存着一座矿区，这就是：易门铜矿，国内曾经的八大铜矿之一。这里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项目，是新中国铜矿史的旗帜和缩影。

2020年11月，易门铜矿进入国家工业遗产名单。

《易门矿务局志》“大事记”记载：1963年12月，矿务局从广东省台山县板坑锡矿，调入500名职工到矿工作。周明新的父亲，正是其中一员。

1963年的绿汁镇，已是易门铜矿的行政办公地。建矿10年，经过先期抵达人员的努力，矿区的基础设施配套建设基本完善。小镇所属的土地，在道光年间的《铜政论》《棠阴待渡碑记》中均有描述，地方主管官员的著书，录入了大清矿产资源及采矿、炼铜的情形。这地处云南省易门县深山中的矿区，还是当年苏联援建的项目之一。到1963年，生产规模不断扩大，引发人力资源短缺，国家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人员调配。

周明新一家共5口，到达绿汁镇分配得平房一间，大约20多平方米，配了个小厨房。父母没有任何抱怨，那一代人，心性很淳朴，当时流行有句话，人人皆知，那就是：我是祖国一块砖，哪里需要哪里搬。他们情感纯真，绝对服从组织安排，所有言行都如朱熹的《朱子语类》卷九所写，“只有两件事：理会，践行”。对国家的热爱和忠诚，他们真的契合了“理会、践行”两个词。这种高度守责行为，也是那个年代，来绿汁镇的所有家庭共同的遵循。

安顿好一切，日子就平静地开始。在大西南深山之中，绿汁江畔，周家的小厨房，升起了袅袅炊烟。

父亲去机修车间报到，仍做老本行，铸造工；周明新上幼儿园，两个弟弟还小，妈妈在家照顾。相比于广东台山，绿汁镇离城市更远，生活条件更艰苦。周明新老家在湖南湘潭，1951年，父亲入职板坛锡矿，他为人本分，吃得苦舍得力，从事高粉尘高温热辐射职业，强体力劳动，属特种作业人员。工作12年，一纸调令，携一家大小奔赴易门铜矿。一路到西南，离老家就越来越远。好在，一起过来的湘潭老乡，房子分在同院，生活上能相互照应，孩子们有玩伴。逢年过节，几家人总合在一块做饭，算聚餐，你来我往的，在遥远的边地他乡，说着乡音聊着家常，多少打发了些寂寞和思乡，大家是同事更似亲人。

贫瘠岁月里，孩子懂事早。周明新从小会带弟弟们玩，平时捡个柴火、择个菜，尽力帮母亲分担家事。小学一年级起，每天母亲把午饭做好，装饭盒，他就负责给父亲送，风雨无阻。来到绿汁镇，又添了个小弟弟，一家6口。家里孩子多，物资凭票供应，生活过得很紧巴，平日少有荤腥。父亲工作体力消耗大，担心他累垮，母亲偶尔会给他开小灶，炒几片肉或煎个鸡蛋。周明新送饭，一路闻着饭盒溢出的香气走，偶尔忍不住，中途偷拈块肉或掐一点鸡蛋进嘴，然后，久久回味着，又满心忐忑不安。多少年过去，回忆起这一刻，他仍然会无比心酸：饭菜太清寡，只能勉强果腹，大人孩子肚里都没有油水。

母亲刘庆元很能吃苦，泼辣能干，典型的湘妹子。为操持好一家大小的生活，她养鸡鸭，开荒种菜种瓜果。日子清贫，全家仍收拾得干净利落。正因此，母亲被矿上的幼儿园选中，去当保育员。一群孩子的吃喝拉撒睡，被她打理得顺顺当当。在家和在单位，她都终日处于忙碌的状态。但尽管这么忙，母亲仍抱有老传统观念，认为男主外女主内，从不让父亲插手家务。多年后，一次有事外出，当天赶不回来，临出门交待父亲做饭。结果，到了饭点，父亲拎出母亲嘱咐做的肉，满脸犯难，着急地跑到院子里，向几位邻居讨教做法，周明新兄弟几人眼巴巴看向他，肚子饿到“咕咕”叫。饭，最终还是吃上了，但院子里，从此流传老周有肉不会下锅的笑话，经年不衰。母亲想起这事，还会自责说，不应该让父亲做饭，他是家里的男人，家里的顶梁柱啊。母亲勤恳踏实，在幼儿园干了8年，被调往矿上食堂做炊事员。改革开放后辞职自己养猪，最多事时，猪养到8头。一辈子，除了生病歇息一时半刻，几乎就没见过她好好闲过。

相比于易门铜矿的初期创业者，周明新认为自己是幸福的。随父母来绿汁镇，这里就有了幼儿园、小学、中学，他在家门口上学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周明新从父母和同学口中才知，矿区多数人都和他一样，有遥远的老家，大多是从外省来到这里。父亲的朋友邱叔老家在广州，除了同乡小伙伴，别的同学，老家有上海、山东、河北、四川、江苏等省份。老家最近的刀同学，是云南保山的，离绿汁镇也近千里路。同学们之间说话，带着各自的方言音。周明新这些湖南孩子会拖个“啰”字尾声，上海的爱说“好不啦”，四川的说“这个”是“嘞个”。总之，大家的话语各有特色，但都能交往无事，沟通无障碍。不过，无论大人还是孩子，矿区的说话语调和广播、电影里不太一样，外地人听了，戏称这种语调是矿腔。周明新长大后弄清楚了，矿区讲的不是标准普通话，准确的定位，应该是各地语言的大综合，是那个年代的特殊造就。1965年，周明新小学二年级，常常有政治课，老师给大家讲矿史提到，第一届的领导：矿长陈桐源，河南人；副矿长张绍霖，河北人；副总队长周锦荪，上海人。学校的校长邓国泉，四川人；老师赵连山和黄麟，分别是辽宁、重庆人……老师告诉同学们：我们来自五湖四海，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，走到一起来了。周明新似懂非懂，回家问父亲，什么是来自五湖四海。父亲解释多次，他依然模糊。小孩子忘性大，转身也就不纠结。

1974年初，周明新初中毕业，正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，应形势要求，下到易门县二街镇，半大少年开始犁田、种地，侍弄庄稼，苦，也锻炼人。过一年半，招工进入凤山矿。有正式工作，意味着有经济能力，是个可以接济父母、资助弟弟们的男人了，他好高兴。

周明新被安排下井，分在掘进队，跟师傅打眼、放炮。凤山矿的岩层走向，南北至北300东，倾向北西，倾角600-700，矿床分布受背斜刺穿构造控制。基于岩层走向的特点，凤山矿开采，使用有底部结构的深孔分段崩落法，掘进队就是此开采法的实施人。明朝科技百科全书《天工开物·五金》有述：凡出铜山夹土带石，穴凿数丈得之。看来，自古就如此，铜矿的获得都是地层深处。掘进队井下作业过程，尽管打的是水眼，放炮后，烟尘还是非常浓烈，通风巷道循环并不迅速。一个班下来，等升井，取下口罩，脸上全是粉尘。周明新受父亲影响，工作积极主动，吃苦耐劳，而且好学，进掘进队不久就能上手操作，受到队里同事们的喜爱。井下三班倒，八小时工作制，一个班轮换着休息，特别累。每班中途，地面送餐也叫送保健下来，周明新有时累得不想吃，就喝点水，坚持到下班回家才吃饭。

《天工开物·五金》中还写着：凡铜砂在矿内，形状不一。凤山矿确如所言，凤山型矿体形态，以柱状、囊状、脉状为主，其中矿柱、矿囊形成宽厚，出矿石量大。在20世纪70年代中叶，凤山矿是整个矿区的主要生产单位。随着矿山的发展，分段崩落法固有的缺点显现：采切千吨比高，周期长，劳动力成本大等。20世纪70年代末，矿山引进了凿岩台车。这种钻爆法施工的凿岩设备，让掘进队工作进度大大加快，周明新心里，充满按捺不住的喜悦。科技力量介入对生产的改变，让他意识到学习的重要性。业余时间，开始看采矿方面专业书籍，并向技术人员请教。周明新进取的态度，踏实努力的言行，使他在工作中表现优异，赢得了大家尊重，先后获得矿务局突击手、和先进工作者的荣誉称号。

空闲，周明新和同事，常参加矿里的文体活动，接触多了发现，凤山矿老同事是省外的居多。而年轻人，要么是矿二代，要么是各类学校分来的学生，多数仍然是省外人。这持续多年，且情况相同的人员入矿区模式，让他想起1963年那会儿，全国各地，一拨又一拨人，如千万条江水，向大西南汇集。

周明新父亲退休后，老两口一直生活在小平房里，孩子们陆续长大、工作，纷纷离开了家。直到1990年初，母亲才搬进楼房。谁都没想到，紧挨平房的那间小厨房，周家燃起的炊烟，升腾了30多年。父亲因病去世时，先葬于矿区黄草塘，2019年迁至昆明与母亲合葬。老一辈人把青春、热情以及自己，永远留在了西南。

在井下掘进队9年期间，周明新通过努力，考上职工大学中专班。后调离，历任综合服务公司副经理、经理，凤山矿团委书记、工会主席等职务。一步一个脚印，心无旁骛，为矿山奉献了一辈子，于2017年退休。偶尔，周明新去昆明探望儿子一家，日常和老伴居住玉溪市。每年，他和弟弟们，都与许多从遥远的远方来，并落户矿区的家庭一样，要回绿汁镇。兄弟四个，整整齐齐，去穿过那些老巷子，去接近锁了门的小平房和楼房，去封停的矿洞口徘徊，去老旧的厂大门边拍照，去触摸陈列设备上斑驳的锈痕，去找寻他们及父母留下的足迹。在往昔建筑物特有的红砖色调里，久久流连……

前两年，回湖南省亲，大伯见到他，老泪纵横说，与你父母没分过家，随时回来，都有你一间房。亲情，哪怕不能日夜相伴，仍有阳光般温暖。但周明新知道，他和弟弟们的根，扎进了大西南。那里，有他们的父母、儿子女儿、孙子孙女，以及未来。绿汁镇，必是他们这一生，不可背离的故乡。

在青铜器博物馆（散文诗）

徐斌会

一

在青铜器博物馆，我看到铜铸器物里的火，使远去故事，穿过历史的风云，陶冶成肃立。

一如当年，在你的缄默中，抚摸：轩辕铿锵的脚步，劈斩出上古的天老地荒，将夏商周的传奇，编钟震颤，弹奏出兕觥问天；是陵铜的车马，荣耀着始皇的雄图霸业，也碾碎了统治政权的残暴；让汉唐的威严，划破星河，在华夏的土地里，斟满黄河、长江。威仪成王的图腾，千古流光。

二

今天，我看到鼎罐里的火焰还在燃烧，火星还在飞溅，火种还在延续。

眼睛，都成了打开它的一把钥匙，打开了三千年的时光。

是脚下的泥土，盛满前朝的雨水和风浪。在站立中诉说，在朝拜中沉重。凝固在神坛之上，萃取了人间的花朵。让天真、麻木、无助和觉醒，凝固成一团烈火，在人间盘旋。成为我们的祭坛。成为膜拜的信物。

华夏文明因你的存在而灿烂。

三

鼎的记载，把历史还原成说辞，化解人间的遭遇；让一道一道神谕，破译出历史的密码，停顿在一粒尘埃的飞扬里。是鼎罐里的年华，让安静下来的山河，看清它的本来面目。

与这些眼神对接，我们被教化、被征服、被流放、被还原。多看几眼，就多出了几分熟悉和敬畏。

如一首诗，从内心出发，又回到内心。覆盖那些难以触摸的硝烟、战车、马队、奔走的脚步。

四

我惊讶于在烈火中才能读这些坚硬的语词，在烈火中淬炼，在孤独里成形。

让沙砾、血、火焰，在与黑暗和寒冷对峙中，孕育了人群、五谷、河流、山川、宫殿、城池。让真实而虚幻，成为一个整体，无论是一群牛羊，还是一块头骨，内心仍然洋溢着鲜活的气息。

把仅有的秘密，紧握在自己的手中，或一字道破天机，或一句祈福天下康宁。

五

我仿佛看见那些持着火把的人从远古走来，持土为铜，为日月星辰勒碑刻铭。让原始的元素，犹如火种思想的流布，穿过漫漫长夜。

无论停留在哪个纪元，都昭示弥新的文明。

让时光安静下来吧，在铜的声音里，掩埋沾满五千年泪光的村落与城堡，掩埋炉火中卷起的血雨腥风，掩埋目光里渗透出的哭泣，弥漫着的烽火。

把内心植入血脉，扬起风暴和闪电，让日月衍生的刻刀，再把大地的沟壑铸造、雕琢。

让刀痕里的阳光，化作一粒粒太阳的种子，穿过一个个黑暗，都是明媚如初。

让箭簇上的血，都停在绿色的树上。在青绿的光芒里，开垦出丰腴的田野。在中华文明的长河里，灿若星辰。

荷城花事

杨海虹

“滇水烟含碧树秋，芙蓉庄上夕阳楼”，这是明代曾显描写荷城的诗句。古代姚州城、现在的姚安县城被称为荷城。“芙蓉四面带清流”“渠荷蘸水半池绿”“玉毫高拥翠芙蓉”……都是曾经生活在这里的诗人为荷城留下的诗句。

荷城自然是有荷的，古时有紫荷、白荷，城里有“青莲寺”城外有“莲花池”。在姚安，荷、莲、芙蓉是同一种植物，荷花也称为莲花，荷的根称莲藕，荷、莲在文人的笔下皆称芙蓉。今天的荷城，城南湿地、灞陵桥公园、梅葛广场边的小池里，都种有各种荷花、睡莲。乡间种着成片的莲藕，开着粉的、白的荷花。近些年来办荷花节，荷就更多了，仅光禄就有了好多个荷花品种，引得县内外的人们来竞相观赏。

姚安虽有“荷城”的美誉，却不独有荷花。康熙《姚州志》记载姚安有兰、荷、菊、素馨、牡丹、芍药、蔷薇、山茶、栀子、凤仙等30多种花。在这些花中，种类最为繁多的当数兰花、菊花。仅兰一种，便有雪兰、春兰、绿兰、莲瓣兰、虎头兰、双飞燕等10余种。菊也有着剪金球、金玲珑、玉芙蓉、玉楼春、醉杨妃、绿菊等近20种。在文献的记载里，荷城的西边还有“万花谷，在州西三里，龟祥山右”，想必这地方在历史上花的品类、数量定是很多的。在姚安历代文人的诗中，也有“独到牡丹艳最迟”“我来正逢菊花天”“夹浪桃花逐浪红”“杏红更看一春花”“紫微映日月”“秋风桂子香”……彝族梅葛古歌中的“十二花调”温婉地唱着“三月豆花开，四月秧花开，五月榴花开……”，在那长长的古老歌声里，还有芦苇花、苦荞花、朝阳花、剪刀花、梗子花等多种花的开放。

素馨花是最具有故事性、传奇性、浪漫性的一种花。据说“花中有素馨者，以素兴爱之，故名”。这里的“素兴”，就是大理国第十世国主，大理天明帝段素兴。姚安是大理国的名府之一，传说有一美女，名叫素馨，来自西域天山，能歌善舞。素馨死后，变为一株小白花。段素兴悲痛万分，遂把此花取名为素馨花。段素兴死后，坟上也开出一株小花，与素馨花一模一样，只不过这花是黄色的。所以现在的素馨花共有两种颜色，还经常黄白两色连枝开放，美好的传说总给人美好的想象。

记忆中的花并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品种。或许是我那小小的视野里没有见到其他花的盛开，也或许是那时的人们忙于温饱，无心去侍弄那些花花草草。我幼时能见的花，无非就是自然界里随处生长着的、有着极强生命力的那些小野花：报春花、牵牛花，偶有父母从山里给我们采来的几枝山茶花、马缨花的花骨朵，红艳艳，粉嘟嘟，插在水里能开好几天。今天的荷城，已俨然成了花城，樱花、玫瑰、月季娇艳夺目，玉兰、辛夷、海棠开得任性自由。对于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来说，花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。荷，在众多鲜艳花朵的映衬下，反而显得不那么引人关注了。

荷城一年的花事当从山花开始，山花中梅花应是最先。“林空只有红梅好，不待春来便著花”，古时姚安城里的聚远楼需“登临长啸正清秋，咏罢梅花再上楼”。在徐霞客的游记里，龙华寺“庭中药栏花砌甚幽。墙外古梅一株，花甚盛”，弥兴的龙马哨“山壑幽阻，溪环石隘，树木深密，一路梅花，幽香时度”。在与徐霞客同时代的陶珽笔下，荷城的梅花是“先春信报花千点，破冻香含月一林”。

除了梅花，姚安坝子四周的山坡上、山谷里，还有一片片鲜嫩的粉、清淡的白，那是盛开的桃花、梨花、杏花。“梨花乡村甚多，或拥山巅，或列山麓，或环村庄，望之如涛如雪。‘乍疑洱海涛初起，忽忆苍山雪未消’”，这是民国《姚安县志》里记载。桃花开遍梨花开，春去方知有鸟来，同样的花，于诗人、于农人，有着不同的意义。“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”，那是诗人笔下的景致。在村庄农人的眼里，除却花开之后的果实，还“有刺白花从生山谷或田塍上，多刺细叶，花取作蔬，用水浸二、三宿，食之，味清淡。金雀花作蔬甚美”。

“马缨花，马缨花，花儿开得真美丽，采来一朵给你戴，姑娘戴着高兴了，姑娘戴着漂亮了”，这梅葛古歌里唱的马缨花是大树杜鹃。“马缨花山谷中最多，开时万紫千红，如缨似络”。还在春寒料峭的初春她们就端庄地把花开在了枝头，一簇簇、一丛丛，红得浓烈、白得素雅、粉得妖娆。山花含笑，风草和烟起碧波，“又有小桂花生山中，花白酷似木犀，二三月开，香闻数里……又有白鹤花亦生山谷中，色白，甚香，形似飞鹤，头、翅、足、尾皆具……金丝海棠，则鲜艳满树；郁李，则细花盈枝；报春，则锦缛田塍；牵牛，则珠缀篱落”。桂、李、海棠、牵牛自不必说，只想想那白鹤花，就足以让人思绪飘飞。“在很久很久以前，花从哪里来？男人的左肩膀，是出花的地；女人的右肩膀，是产花的方。”梅葛古歌中有关花的章节都唱得婉转柔美，在那些空旷的山坡和涧边，花的开放，有她们的任性。野地里的花树，凸显着朴素、自在的特质，她们以不同的姿态彰显着四季的繁华。你懂或者不懂，看或者不看，她们都在那里。

无论是山涧，还是在坝子里，油菜花传递着春来的信息。很多年前的姚安以解决温饱为目标，油菜花没有进入到人们赏花的视野之中。在从温饱到富裕的过程中，油菜种得越来越多了，油菜开花的时节，整个姚安便散发着金色的光，亮丽、鲜明。呈总状花序的金色油菜花，排成长长的一列，不管单一的一朵是如何的淡雅，一束地聚拢在一起，像是星星在绿波中的倒影。一束一束的黄色花朵在风中摇曳，尽管开得似乎漫不经心，连在一起铺展开来，便成了惊艳夺目的金黄色花海，无论在哪里出现，都吸引着路人的目光。

荷城花事最为繁盛的要数那高高开在枝头的樱花，文兴路、蛉荷大道、光禄的饮光石箐……那粉中透着白的花朵一旦绽放，便赶趟似的喧闹着、伸展着、摇曳着，把一个冬季的等待尽情释放，在樱花刚进入姚安的那两年，粉嫩的樱花开放时，常有爱花的人把她们摘下，想带回去让她们开在自己的家里。更爱花的人就抱怨，觉着摘花的人损了大家的风景。“人不善赏花，只爱花之貌；人或善赏花，只爱花之妙”，近些年来就没再听说有人摘花，也许是荷城的人们已善于赏花了。

玫瑰是姚安种植较早的花卉之一，在清代姚安文化名人高奣映的笔下，玫瑰“即唐人所谓裴徊花也，叶细多刺，茎短，花紫橐青，其蕊则黄，芬馥交艳。然今江南甚讲栽接之法，于四月中，育其条入土，拥之，却露其稍，俟生根而后剪断，即分种矣。要其瓣套蜜作饼馅，入蜜梅子中，谓之状元红，矜贵其清香也。又入茶，袭衣，捣入扇坠，入香珠中，其用甚广”。如今，盛放于光禄玫瑰谷的一朵朵灼灼如火的玫瑰花，挨挨挤挤，层层叠叠，热烈奔放，吸引着无数游人的目光和镜头。用玫瑰花瓣做馅烤出的饼，丰富了人们的味蕾，让人们感觉到了生活的甜蜜。

荷城开得最肆意的花朵当数宝城路两边的高杆月季，人们玩笑说这当是荷城春天的花王。这春天的尾巴上，以色彩鲜艳著称的月季用粗壮的枝干把花冠高高举起，那些红的、紫的、粉的、黄的花朵迷人地开着，在风中翩翩起舞，像熊熊燃烧的火焰，也像舞台上激情的霓虹，把荷城春天的色彩推到了高潮。造物主给每一朵月季花的赋予，都是艺术品的级别。月季的盛开恰到好处地避开了樱花、荷花的开放时间，不争春、不夺夏，每一个叶子、每一朵花都显着雍容华贵与大气。层层的花瓣排出了不同的花形，呈现娇美，镂金铺翠，美得像一首小夜曲，让小城喧嚣的白天也有了夜晚的恬静。

花约荷城，繁盛的花事层层叠叠地落进了人们的眼里心里。旧时的姚安土瘠民贫，赏花是文人雅士的事。如今的姚安，人们和以前的文人雅士一样品荷赏花，让花养眼，用花养心，以花一样美的内心世界来滋养花一样美的生活。

初夏的约定

杨铮庭

初夏有个美丽的约定
只因教场路的一路蓝花楹

那一抹雅致的淡紫
簇拥枝头
温柔了时光 定格了美好

那一抹雅致的淡紫
深映心中
紫色喇叭 奏出梦幻曲

那一抹雅致的淡紫
不负相约
蓝色的气质
如父亲的宽厚 母亲的慈柔